

前言:
没有一个冬天不会过去,没有一个春天不会到来。

因为新冠疫情的影响,这个春天似乎比以往来得比较晚。随着疫情得到全面控制,复工之潮来临,人们突然发现室外已是繁花似锦。听,春天的脚步向我们走来……

策划:余意明
执行:罗小玲

春天的脚步

投稿邮箱:
zzfkwy@163.com

闻着芳香去花果山

倪锐

西游记中美猴王拥有一座花果山,在云龙示范区龙头铺镇龙升村也有一座花果山,择一春天的周末,我独自前往这个令人向往的地方。

把自行车放在云龙区政府前,我就开启了此次徒步之旅。

一路上,青山隐映,绿树苍茫。远山含黛,近处也含黛,就连岩石上也含黛。瞧,路边山崖岩石上的青苔,深绿的浅绿的嫩绿的,紧紧地趴在石头上石缝间。说起青苔,小时候好像每年春天,我家都要去山上耙青苔,耙回家稍微晒干,筛掉泥巴,有的青苔肥沃,叶片稍长的还要铡碎。待到播种时,先把发芽的种谷种下去,再用竹扫把把它们轻轻地均匀地打进泥巴里,最后上面覆盖一层青苔,这样,秧田就算完成了。后来薄膜代替了青苔,随着抛秧的诞生和双季稻变成一季稻,青苔退出了农业的历史舞台。

云龙大道旁,初春的池水,野草,倒影,随处可见的“地皮菌”。一片片、一簇簇、一团团,或黑或褐,软绵绵滑溜溜的“地皮菌”。实在舍不得这美味,可翻遍包包找不到袋子,情急之下退下手上的护袖,只一下子就捡了满满一护袖。

云龙大道至“高岭生态农庄”,往右下,直走。

葡萄园,期待“葡萄熟啦”的季节!花木园,一盘盘叫不出名的古松,火龙果基地,用薄膜覆盖的朦朦胧的成片成片的火龙果园。清清的小水渠,隔三差五的野芹菜,有花的地方一定会有蜜蜂,有蜜蜂的地方一定会有纯正的蜂蜜。

有水声,不断地有水声,事实上,我一直在沿着一条小河往上游走。一路的风景是小桥、流水、人家。

看到“龙升花果山生态园”,就可以往左拐进一条小山上坡了。

“花果山”,原名“斗石山”。这是龙升村最高的山峰,爬到“花果山”顶,眼前豁然开朗,真有一览众山小的感觉,远处徐家塘的千亩油菜花尽收眼底。原来这里连绵起伏,桔园连着桔园,一到秋天桔子收获的季节,大人小孩趋之若鹜,山上的大水塔更是孩童们的游乐场。后来,桔园在冰灾的肆虐下毁于一旦,有村民承包了这一片山林,改种其他果树,桃李果品种多样,“花果山”由此而得名。

“斗石山”也有一个传说,从前有一对撑船为生的夫妻,正值数九寒冬,他俩逆水行船,备受辛劳。傍晚,夫妻俩泊船江边,遇到一个老妇人,拖儿带女的来向他们讨米。夫妻俩见她们实在可怜,就把仅有的一斗米送给了老妇人。夫妻俩断粮后,只盼上下游有船往来接济。可那时偏偏没有往来船只,正是漏漏更遭连夜雨。于是,丈夫便天天爬上山去了望船只。有一天,妻子见丈夫久不下山,就上山去找,结果发现丈夫已被大雪冻僵,饿死在山上。妻子一急,也死在丈夫身边。夫妻俩都化为了石头。人们为了纪念这一对好心肠的夫妇,就把这座山称为“斗石山”。

花果山,三、四月进入各种花的怒放期。梅花,漫山遍野,成团成簇,粉红的,大红的,有一起开放的,有独自芬芳的,有羞羞答答的,有狂放张扬的,有挤挤挨挨的,有探出墙外的,有热情怒放的,也有含苞待放的。香!

雪白的李花,五瓣花瓣张开双臂,黄色的花蕊一根根细细的小小的,顶着一颗黑芝麻。瞧之,清新,闻之,淡雅。

还有梨花,满树的梨花,犹如一把盛开的白伞,又似白孔雀打开了那好胜的屏风,树上白了,地上白了,草墩上白了,心里也亮堂了。

这里是天然的氧吧,你可以站在山头,闭上眼睛,尽情地呼吸。这里是拍美照的绝佳场所,随意站在一棵树下,一朵花前,就是最美的春天。这里有柔柔的暖昧气息,成双成对的恋人们,手牵着手拾级而上,他帮她拂去落在头上的一个花瓣,或捡起一朵花放在她鼻尖闻闻,或将镜头对准花丛中的她……爱的气息充满了整个花果山。这里还可以邀上三五好友,一起在山上的农家打打牌,在山里捡捡“地皮菌”,扯扯胡葱或芥菜,也可以挖竹笋和采采蕨,还可以下山到池边水坝采野芹。

过了这个季节,花园就成果园了,桃子李子梨子……纷纷挂满枝头。

期待闻着果香再来花果山。

春天,是该镶嵌在窗户里看的

张冬娇

钱钟书说,春天是该镶嵌在窗子里看的,好比画配了框子。

我深有同感。

这个春天,属于暖春,气温持续在15摄氏度左右。天阴一会儿,晴一会儿,雨一会儿,阳光和雨水带着温度轮番从天空浇下来,纵是再沉得住气的万物,也经不住诱惑而蠢蠢欲动了。

于是,这个春天,来得蓬蓬勃勃,轰轰烈烈。山河大地,花儿草儿树儿,“哗啦啦”地倾巢而出,华衣锦服,环佩叮当,到处都是姹紫嫣红,到处都是鸟语花香。这个时候,随便去哪里都是入得了景入了画的。站在院子里,樱花、桃花、梨花、紫荆花争相竞妍,就是人在画中立;驱车去乡下,两旁蚕豆花豌豆花油菜花一路铺开去,就是人在画里游。抬头是景,低头也是景,冷不丁地一扭头,就会撞到一树花,白的,紫的或红的,嬉闹闹闹,喋喋不休。

春天的确很美,美到眼睛不够用了吧?“江上被花恼不彻,无处告诉只颠狂。”连杜甫这样一个大男人也因江边上的春花烂漫得着了恼,又无人分享,只好到处乱走。“试上高楼清入骨,岂如春色催人狂。”刘禹锡干脆就说,喜欢秋天的清澈入骨,不像繁华浓艳的春色那样使人发狂。春天的美,让人慌乱,不安,不适,手足无措了。

但是,倘若坐在窗前看春,就不一样了,这就好比美酒,须得慢慢品尝,浅浅酌饮。窗子打通了大自然和人的隔膜,使屋子里也关着一部分春天,让我们安坐了享受,无需跑到外面去。

春天,天气渐渐暖和了,窗子就会自然打开,风可以随意进出,带着饱满的水分子,带着温度,带着花草香,一阵一阵地闯荡进来,一点一点地驱逐屋子里的阴冷沉闷,慢慢的,屋子里变得温暖如棉,和畅舒适。阳光在对面的墙壁上或桌前投下一面明媚,屋子里登时亮堂起来了。但又不像外面那样灼人燥热,屋子里的残冷阴森不断地中和它,只留下它的

媚和妍。

窗前的花木年年不变,但景色会变。梅花、山茶、樱花、紫荆花次第绽放,极尽鲜妍。从含苞待放到花谢花落,千般微妙,万般景致,尽收眼底。见一花而知春,窥一斑而知全豹。那艳丽的瓣和蕊,细碎的花粉,犹如台上的女子,粉墨登场唱一段婉转的曲子,然后曲终人散,留下淡淡的美丽,仿佛烟火,仿佛多年前的爱恋。每一个景物都像是去年的,而每一个景物都不是去年的。

鸟鸣一直是有的,从早晨到傍晚。也许我们的听觉早已习惯,也许它声音的分贝正好处在可有可无之间,只有当你静下心来时,才能听到它们的天籁之音。在大自然里,姹紫嫣红会逼人眼目,而鸟鸣会淡为其次。但是在窗前,鸟鸣就清亮多了,从早春到春分,鸟鸣声渐渐从单声部变成双声部甚至多声部合唱了,歌声婉转,曲调优美。有时它们叽叽喳喳着,一只鸟会突然一个弧度飞到窗前大叫一声,旋即又飞走。仿佛在笑我,头脑里装这么多的杂念有意义吗?生命本来很简单,吃饭就是吃饭,睡觉就是睡觉,唱歌就是唱歌,你们人类把它想复杂了,复杂得连这么好的春天都看不见听不到了。也许,鸟儿活得比人们更有智慧。

也有雨,但不多。说话间,天就阴了,雨哗啦啦地来了,在对面几棵樟树的映衬下,花针一针密密地织着。飘雨的时光有着说不出的安逸,依旧可以打开窗户,让室内充盈雨气的清新。雨气把房子和林子连在一起,我也成为林子中的一员,可以和花草树木们同频共振。

就这样,安坐在窗前看春天,无奔波之劳累,无日晒之烦热。可以摊开一本书,泡一杯茶,任它在窗外激情燃烧,任它在窗外纵情奔跑,我且慢下来,安静地、平和地、喜悦地,受用这恰恰的好。

我家柚子树的春天

姜满珍

五年前早春的一个上午,母亲发现楼下有一棵被邻居扔弃的盆栽柚子树,蓝花白底的青花瓷盆很是吸引眼球。娘俩使了好大劲才搬到家,把它摆放在东阳台,干枯的身躯,浑身褐色像极了失去生命力的树桩。我折了折它的枝条不易脆还有韧性,知道还可以活下去,赶紧浇上几碗水,滋润着它干渴的身子,仿佛听到它“滋滋啦啦”的喝水声。果然,光秃秃的枝干没几天就冒出了嫩嫩的绿芽,十天半个月功夫浑身披满了绿色的外衣,还散发出让人很想亲近的清香,不过别把鼻子挨得太近呵,它的枝条上隔很小的距离处就长了一根绿色针样的刺。我在想长刺是不是为了在荒山野岭处,防止山羊吃了它们的叶子而保护自己,防止果子还没成熟就被小孩摘了,很多植物和动物一样有自我保护意识。

年复一年,柚子树成为我们家最亮眼的植物。一年四季常绿着,长得枝繁叶茂,有一次还被母亲将它折得遍体鳞伤,说叶子太厚了,遮挡了光线。让我心疼了好久,好在柚子树很坚强,第二年又英姿焕发。柚子树真是最好养的植物,隔三差五给点水它喝就行了,极少施肥,记忆中好像施了一次复合肥,我经常在洗锅时将干净的水直接往上涨,成了节约用水的最好方式。它可不像有的植物那么娇贵,水多了浸死,水少了干死。它可咋弄都适应,太适合与我这种性格率性而为人相伴了。

柚子树是湖南随处可见的植物,耐寒耐旱、耐贫瘠,山上、路边、庭院、江河边,只要有人类活动的地方,它们就可以生根发芽茁壮生长,既可当果树种又可当风景林使用。我们渌江风光带种了很多棵,每到春天乳白色的柚子花挨挨挤挤地绽放着,淡雅的花,谦虚低调地开着,扑鼻的香气随着春风飘帖着你的心肺;每到秋天,金黄黄的果实亮在树梢,让我有时拿着竹杆扑打的冲动。时光一晃而过,儿时的美好一去不复返,只留有记忆在脑海里时常回味,我经常奉劝亲朋好友,种棵柚子树当盆栽吧,看我们家的长得多好,关键是好“侍候”。买棵琴叶榕、幸福树、平安树,得要几百元,稍不留神就成了植物标本,柚子树苗可以自己播种,也可以随处挖野生的。挑个大大的花盆,里面尽量放足养料,将其栽好放在通

风,有散射阳光的空间,它们就能长成“玉树临风”的范儿。不要像兰花、茶花、茉莉花等有的植物经常要换盆,改良土壤,增加肥料,换得花开不断。我们仅把柚子树当绿色的植物养好了,尽管它有开花结果繁殖后代的功能,我们不能奢望太多,知足常乐呵。我在想也许有一天它们可能会像幸福树一样在室内开花呢?好好待它,期盼着奇迹出现。

我家的柚子树每年都会旁逸斜出地发出新枝,有一两根枝条特别调皮,倏地往上冒,今年就有一根长出一米多高,直插房顶了。记得去年我还剪去一次树顶,想让它长粗一点,枝条横着多抽几根。每年,我会在立春前将柚子树上落满了尘埃的老叶子剪去相当一部分,然后它好像很懂主人的心思,在春风习习,柳芽泛黄的时光里换上新绿新绿的叶子,或者抽上几根纯绿纯绿的嫩枝条,就像婴儿的脸和手嫩呼呼的,让我和家人好开心。尤其在今年的疫情期间,不出门也能让我们感受到“春色满园关不住”的热闹。望着葱翠的柚子树,让我们时时回味儿时的童真。两小无猜地和儿时的伙伴们在饱经风霜的柚子树下玩游戏、踢毽子、跳“房子”、玩狼吃羊的游戏……一年四季在柚子树身边的情趣都不一样:春闻花香、夏享荫蔽、秋尝果甜、冬观雪景。

柚子树的名字让人听起来很是吉祥如意的,柚子寓意“有子”,在有的地方嫁女时把金黄、香气袭人的柚子,放进陪嫁的衣柜里、箱子里,包裹在被子、蚊帐里,让处处“有子”,讨个好彩头。娶亲的除了处处“有子外”,还把柚子放在神台上祭祀祖宗,祈求保佑。难怪常见很多寺庙殿堂的供台上摆着黄色的柚子。

这么多年了,这棵高大威蕤的柚子树守护在我家阳台上,为我们遮挡尘埃、释放新鲜空气、亮丽居室……家人都已深深地爱上了这棵充满了灵性、美观大方的绿色盆栽。在露台上,我又培育了一株新的柚子树,准备有朝一日搬新家时让它们都闪亮登场。

在钢筋混凝土的城市森林,一朵花,一株草,一棵树就足以感受春光的莅临,就足以抵达心灵的月光,就足以阐释人生的美好。

鸟和花的盛会

黄明

去年春天,崽几还是襁褓里的小婴儿,是个只知冷暖饥饿的“俗人”,春天与他无关,且还要拉着我跟他一起辜负春光。今年,他长成了一个爱笑会闹的小孩儿,我们眼里的春天就回归了它斑斓烂漫的本色。

春日的乡村,最不缺鸟语和花香。

天有了光,鸟儿就登场了。鸟叫声深深浅浅丢进了晨光里,玲珑珑,让人欢喜。崽几已经有了一个生物钟。天还没透亮,他就在伸懒腰时望着我温柔地叫几声“妈妈”,一个翻身,稳稳趴好,再慢慢扶着床头站起来,走到窗口,趴在玻璃上开始看鸟。

早春的很多树都是光秃秃的枝桠,向上望去,像以天空为底的工笔画。一些鸟停留在枝桠间,一些鸟滑翔机一般轻轻盈盈落到地上,跳着,啄着,东张西望着,叽叽喳喳的。崽几的眼睛追着鸟看,表情认真专注。

高高大大的香樟树上站着鸟,若隐若现;迎风摇曳的杂木细枝条上停着鸟,冒险似的荡着秋千;横空而过的电线上落着鸟,一晃眼就在电线上转了一百八十度,驾轻就熟;白墙青瓦老屋的屋顶上也立着鸟,望向远方,一副十分有情怀的模样。这些散落各处的鸟遥遥地打个招呼,就像扯着喉咙对着山歌,热情奔放。或者它们互相“串个门”,就会交互着飞来飞去,像在天空里织着网,热闹得近乎隆重。间或有一只鸟飞到窗台上,就在崽几一片玻璃之隔的对面,那肯定是他盛大的快乐时光。

崽几能趴在窗口看一早上的鸟。我陪着他,看鸟把早春光秃秃的枝桠叫出了一片新绿。我眼里有黑的白的花很多叫不出名字的鸟,脑海里还有“草长莺飞二月天”“布谷飞飞劝早耕”“几处早莺争暖树,谁家新燕啄春泥”“独怜幽草涧边生,上有黄鹂深树鸣”“春山一路鸟空啼”等另一些鸟。

待崽几穿好衣服和鞋子跳下床,他的白天就开始了。清晨闻鸟语,白天嗅花香。白天他必定是要去田里的。春天的田野实在是好看了。桃花李花豌豆花,紫荆茶花紫云英,新绿嫩绿浅绿深绿,青绿葱绿鲜绿暗绿,层层叠叠,美不胜收。而最盛大的花事当属油菜花。

崽几伴着油菜花的花期学会了走路。油菜花刚开始冒花时,崽几还是由我们抱着在田埂上走。在家里憋得太久,突然出来,他像一只小鸟,快活得不得了。一场春雨一场暖。油菜花耀眼灿烂的金黄色,也就是几天的事。来了几回雨,油菜仿佛一夜之间就长高了许多,再两天,就成了不见枝叶的花海。

也就是这么几天,崽几走路就顺畅多了。他有一种新得来某样技能的自信,到了田埂上,也不肯让人抱,得自己走。我们牵着他,跟踉跄跄走在画卷里——脚边是从从的嫩草和紫云英,周围飞着粉蝶和蜜蜂,身旁滑过一片金黄的油菜花,滑过一片淡雅的红叶李花,滑过一片红艳娇美的茶花,划过一片紫红精致的红花檵木,滑过一片上红下绿的红叶石楠……崽几还不会明确表达,但是每天要到田里一趟,就是他爱春天最好的证明。

又几天,油菜籽都挂出来了。我们带崽几走在花凋谢得差不多的油菜地里,天阴下来,有鸟在叫“呱呱呱”。我小时候,大人常说,鸟这样叫就要下雨了。我抱起崽几,赶紧回家。回到家,雨并没有很快落下来,不禁莞尔。

奶奶坐在房前的坪里,有时毫无语境说上一句:“快点做事,莫偷懒!”我望向她,她一笑:“你有听到鸟叫——‘插田莫坐’‘插田莫坐’!”小时候家里种过水稻,耕种时确实有鸟这样叫,印象深刻。如今我们这里大都种树,没有了水田里的嬉闹,倒是令人怀想起旧时光。